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八輯
沈雲龍主編

壬戌政變記

張梓生著

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張梓生等著

壬戌政變記

目次

奉直戰爭紀事……………一

- 一、戰爭之原因
- 二、戰爭之導火線
- 三、開戰前之調和
- 四、戰前兩方之局勢及各省之表助
- 五、奉直兩方進兵之情形及其實力
- 六、兩軍開戰前之軍事計畫
- 七、戰前之真的美敦書
- 八、兩軍之決戰
- 九、奉軍潰兵之繳械
- 十、戰爭中兩方關係者之動作
- 十一、李俊之懲辦
- 十二、外交之影響
- 十三、近畿戰後之軒然大波
- 十四、奉直戰事之結束

黎元洪復職記……………五七

- 一、徐世昌之退職
- 二、徐去黎來間種種紛擾之經過
- 三、黎元洪之就職
- 四、統一前途之希望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•

.

-

-

奉直戰爭紀事

張梓生編

民國成立以來，十有一年，國內戰爭之禍，無時或已，其間除南北戰爭，現在尙未結束，各省局部之戰，關係國家較小，不能計及外，則民國二年有袁氏統一全國之戰，而長江沿岸以及湖廣各省莫不被其災；民國五年有各省反抗帝制之戰，而川滇黔粵受禍尤烈；民國六年有張勳復辟之戰，而京畿附近，風鶴頻驚；民國九年有安福黨人之戰，而直魯豫各省，感受其殃。戰爭之期間既接續不已，戰爭之區域亦幾遍全國，吾民之身受其禍者，真欲訴而無門矣。安福黨人敗後，吾人民方冀休養生息，漸臻平安，以徐圖南北之妥協，而恢復十年來斲傷之元氣，乃奉直之戰機驟

敗，全國各省，咸有牽動之勢，交通阻滯，商市蕭條，值華盛頓會議解決遠東問題之後，不務修明內政，整理金融，乃犧牲大好時機於兵戈戎馬之間，其可惜爲何如！今者奉直兩系之戰，雖以最短之時間，得大體之解決，而國內猶復禍機遍布，有觸即發，吾人民對此艱難之時局將何以圖其善後而免其禍害乎？爰乘戰事暫告段落之際，秉筆記之，上稽事變之由來，下及最近所能確定之事實爲止，俾讀者瀏覽一過，對於此次奉直戰爭，即可得一具體之觀念，而懲前毖後，亦可爲將來之借鑒也。

一 戰爭之原因

奉直兩系勢力之成立，爲近數年間事，而兩系之互相水火，尤爲安福系倒後始行顯露之事實。蓋前者奉之張作霖與直之曹錕雖不甚相融，而兩方勢力尙未抵觸，彼此亦無大不了事以爲之梗，吳佩孚更遠處岳陽，不至與奉天方面有所衝突。吾人回憶當吳佩孚自岳州班師北返之際，其時所慮與爲敵者，除皖軍方面以外，

尙有關內之奉軍，然經幾度磋商以後，奉軍竟不爲吳患，則此中關係，不難概見矣。安福系既敗，吳佩孚聲威大振，勢力亦驟然擴大，張氏對之，未免不慊於心。當時戰事甫息，而外報即紛傳奉直衝突，三使進京之時，張曾面指吳短於曹錕，此實奉直戰爭最遠之線索，而曹張聯姻之舉，即所以彌縫奉直兩方惡感，使不致立時決裂者。自此奉直兩系各盡力以圖本系勢力之擴大，而每經一度之發展，兩方即不免暗中有一次之衝突，結果則各得相當之交換，以維持其勢力，而暗中更各竭力相鬪，以至於今日而始有解決。吳佩孚練兵洛陽，擴充師旅，整飭戎行，人皆知其志不在小，張作霖雄踞關外，斂集軍需，蓄養實力，亦與吳氏相對待，其所以不即接觸者，實張曹聯姻之效果，曹氏中隔兩方，對奉天以姻婭之誼，對洛陽以部屬之情，相與周旋而爲之排難解紛。又靳雲鵬方執中央政柄，遇事以保持各方均勢爲務，使兩系利害，不致過於衝突，如去年天津會議，奉系得在關外三省及各特別區域內掃清系外之勢力，而直系亦得陝省地盤，並得撤去豫陝奉軍，以免臥榻之旁有人酣

睡，卽其例也。天津會議分配利益後，其與兩方最有關係，而使分配後之利益又相衝突者，則爲鄂省之事變。蓋鄂之王占元，本與奉張直曹并合而成三角之形勢者，乃不幸王氏自天津會議返鄂後，部下迭起變亂，致爲鄂人所不滿，又阻遏鄂人自治潮流，以起湘省援鄂之師，當此之時，吳氏偏師來鄂，擊退湘軍，遂以兩湖巡閱使之名義，占有鄂省之地盤，雖王氏肆其遠交政策，聯奉拒吳，而其結果，吳氏勢力益見擴大，奉直衝突，又益接近矣。自此至今，一年來之時局，實無時不可爆裂，三角之形勢既破，輕重不均，危險實甚，其所以尙能支持至今者，一仍因中央之靳保定之曹，合力以求緩和，其間事跡，歷歷可見；一則因張吳各知其力之未充，不足以制對方之死命，恐一旦決裂以後，勝負之數，未可豫卜，各於表面不得不示靜止之狀，而暗中則反各盡其縱橫捭闔之技，以求活動於南方，而待事機之成熟。如此情態之下，使無導火之線以引其爆裂，或中間和緩者之力不卽減退，以阻其爆發之機，則或可維持表面之和平，以遷延歲月，亦未可知。乃忽而梁閣成立，兩方利害，衝突益

甚，乃不得不各出全力相周旋，以求時機之早熟矣。

二 戰爭之導火線

梁士詒之組閣，實爲此次奉直戰爭最大之近因。蓋靳去梁繼，表面雖得奉直兩方之同意，而實際爲吳氏所不滿。又於十一年元旦，下令赦段芝貴、張樹元、曲同豐、陳文運、劉洵、魏宗瀚諸人通緝之罪，當時共相謠傳，謂安福系交通系與奉天方面暗中結約，擬於軍餉上抑制吳氏，使洛陽吳部軍隊，因乏餉潰散，藉此以制吳氏之死命。適其時華盛頓會議中，中日代表磋商山東問題，正在吃緊之時，梁士詒突令中國代表向日退讓，全國各界莫不憤恨。洛陽方面，乃於一月五日發出通電，指斥梁氏謂：「自魯案問題發生，展至數年，經過數開，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，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，華會開幕經月，我代表壇坫力爭，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，籌款贖路，訂發行債票，分十二年贖回，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。外部

調條，債票儘華人購買，避去借款形式，免受種種拘束。果能由是贖回，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係，亦未始非救急之策。乃行將定議，梁士詒投機而起，突竊閣授。日代表忽變態度，頓翻前議，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，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，用人由日推薦。外部電知華會代表，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。當此一髮千鈞之際，梁士詒不問利害，不顧輿情，不經外部，逕自面復，竟允日使要求，借日款贖路，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。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，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。舉歷任內閣，所不忍爲不敢爲者，梁士詒乃悍然爲之，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號，代表之所爭持者，咸視爲兒戲。犧牲國脈，斷送路權，何厚於外人？何仇於祖國？縱梁士詒勾援結黨，賣國媚外，甘爲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，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。祛害除奸，義無反顧，惟有羣策羣力，亟起直追，迅電華會代表，堅持原案。其對於梁氏，蓋已不留餘地。自此電發出以後，不但直系各省督軍省長如蘇之齊燮元，王瑚，鄂之蕭耀南，劉思源，陝之馮玉祥，劉鎮華，魯之田中玉，韓之陳光遠，

楊慶鑒等，連發通電，響應吳氏，即豫之趙倜，皖之馬聯甲，與各省屬直軍官，亦均有電贊同吳氏。奉天方面，乃電致中央，謂：「某上次到京，隨曹使之後，促成內閣，誠以華會關頭，內閣一日不成，國本一日不固，故勉為贊襄。乃以膠濟問題，梁內閣甫經宣布進行，微日通電，亦不過陳述進行實況，而吳使竟不加諒解，肆意譏彈，歌日通電，其措詞是否失當，姑不具論，毋亦因愛國熱忱迫而出此，亦未可知。惟若不問是非，輒加攻擊，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國事何望？應請主持正論，宣布國人，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，克竟全功。」云云。其庇護梁閣，指斥吳電，固已昭然若揭。於是內閣問題，完全成為奉直問題。吳氏繼續發電，既宣布新內閣罪狀，又限定梁氏七日內去職，措辭極為激烈，各督軍省長，亦迭電請罷后梁士詒，卒至梁氏不安於位，請假赴津。而奉天方面，則宣言維持體面，不願使自系擁護之人被斥去位。兩方爭持，梁氏續假，戰機乃愈迫而愈近矣。

其尤使此次奉直戰爭不能罷息者，則為南方孫文遣伍朝樞赴奉與張氏磋商

條件一事。伍之赴奉，據伍氏在上海向各方宣言，純爲報聘性質，謂奉張迭次派員赴粵表示好意，粵政府以禮尚往來之誼，自有報聘之必要，而對於奉粵聯盟一層，伍氏祇承認其可能，而力辯其並無有訂立某種條約之事。但據當時各方面傳說，則謂「奉粵皖三系攜手，以謀統一，暗中接洽，似已成熟。」種種推測之辭，固不能謂爲無因。當時中央及曹氏方面，迭次遣使赴奉，而卒不能得少許之成績者，實此中關係有以使之然也。

據當時所傳消息，謂奉粵皖三系聯絡之結果，擬召集各系代表，在天津開全國統一會議，其會議中之議案，已由三系先行暗中商妥，大約一、以孫文爲大總統，段祺瑞爲副總統，梁士詒爲總理；二、免吳佩孚直魯豫副使之職，着率所部歸兩湖巡閱使本任；三、大赦安福黨人；四、任張勳爲蘇贛皖巡閱使，段芝貴爲直隸督軍；五、恢復舊國會，制定憲法。以上條件，據當時某外報通訊，謂保定曹氏方面，可以不生問題，洛陽吳氏及直系各督如有反抗者，則三系并力攻之，以爲武力之解決。吾人觀

張氏運兵入關，即以保護天津會議爲名，不能謂此說完全出於好事者所臆造，而奉直戰爭之導火線，固已伏於此矣。

三 開戰前之調和

此次奉直戰爭，自一月間張吳發電互訐後，直至四月底始實行接仗，其間四個月之醞釀，調停之空氣，和平之表示，大足迷國人之目。蓋保定之曹氏，祇求維持現狀，不欲過爲冒險，故自奉洛情形漸形險惡，即極力避出衝突潮流，退居調停地位，以求戰禍之消弭；公府方面，亦懼奉洛兵戎相見，竭力向兩方調解，而實際祇以延長戰爭醞釀之時期耳。

二月八日之奉天會議，曹錕遣王承斌出關調和，同時張景惠因參與會議出關，公府方面亦委託以調停之使命。八日議畢，王返保覆命，以未得要領，十一日王復出關，同時趙爾巽亦由公府方面派遣赴奉，並傳播有某項條件，更有傳洛陽方面

亦遣車慶雲出關釋解意見者，結果皆不得要領。其時奉粵聯絡成功之消息，尙未傳出，故兩方尙有去梁留葉與梁葉同去之磋商。

二月中旬時，梁士詒既二次續假，張作霖更欲全撤關內奉軍以表示決絕之意。於是公府方面，乃使孟恩遠以磋商善後名議赴奉，保定又遣王承斌三次出關。孟抵奉後，不能得一進言之機會，王則欲求關內奉軍不調動而不可得。其時張景惠由奉回京，其所齎來之消息，頗能助長一時和平之空氣。此時之局勢，曹錕左右之曹銳、王承斌與張作霖之親信張景惠、秦華均主張平和，願向兩方疏解，奉天之態度似激似和，所傳消息，頗難判斷。洛陽之吳佩孚，外間雖傳有召集會議之說，而態度却非常靜默，並時對人言，奉直並無惡感，亦決不致開戰。此時時局之真相，大有令人莫名其妙之感矣。

觀人之最能表示時局變態者，則曹銳於王承斌三次出關後，亦追隨張奉，適二十五日徐總統亦有罪己令式之通電發出，以爲去職任飽，并解釋奉洛意見之手

段孟恩遠奉保津京，奔走忙碌，二十七日又偕秦華出關，繼之者有三月二日張景惠之二次回奉，豫備繼任總理之鮑貴卿，亦親自抵奉向張商繼任之條件，此時之奉天已爲調人磨集之地，而洛陽方面不但靜止如前，更於十日發出通電，大意在表示戰爭之決不至實現。調人磨集奉天後之結果，曹銳除挽留退駐軍糧城之奉軍不出關，並請奉天增軍進關，以表示其和平真意外，更籌有不能宣布之條件返保鮑貴卿之組閣，因奉張始則無切實表示，繼則直言不便贊同後，已無形打消，滯遲津保，以靜待曹銳籌歸條件之通過於保定方面。此時伍朝樞已由奉回粵，粵奉聯絡之計劃似已成功，故秦華回京，僅表示其個人和平之態度，謂奉直兩方之和平派已聯絡一起，即使兩軍開戰，亦必在火線上調解云云。至張景惠之向公府方面復命，外傳其竟明白聲言時局之變化，將有出於問題之上者。自此曹銳籌歸之條件，既在直系方面，久不能得切實之解決，奉系方面，又盛傳時局將根本解決之消息，調停之事，一時殊無從着手，兩方亦各作軍事之準備矣。

四月下旬後之時局，日趨險惡，前此諸調人，已有無能爲力之勢，乃由奉方之前輩趙爾巽、張錫鑾與直系之前輩王士珍、洛陽方面關係較深之張紹曾及王占元、孟恩遠等六調人，爲最後有力之調和，其致保定奉天兩方之電，大意謂：『比年國家多故，政潮迭起，其間主持國是，共維大局，實兩公之力爲多。近以閣題發生，悠悠之口，遂多揣測。又值雙方軍隊，有換防調防之舉，杯蛇市虎，益啟驚疑，道路洶洶，幾謂戰禍卽在眉睫。其實奉軍入關，據聞仲帥原經同意，兩帥復有奉直一家，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，兩公和平之主旨，已見一斑。况就大局言之，膠澳接收伊始，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，兩公任重兼圻，躬負時望，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線，重殘國脈，貽笑外人，卽以私交言之，兩公昔同患難，誼屬至親，亦不忍爲一人一系之犧牲，自殘手足。事理至顯，無待煩言。現在京津人情，震動已極，糧食金融，均呈險象，斷非空言所能喻解，非得兩公大有力者躬親晤商，不足杜意外之風謠，定將來之國是。弟等息影林泉，驚心世變，思維匹夫有責之義，重抱棟樑崩折之憂，竊欲

於排難解紛之餘，更進爲長治久安之計。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，一堂敘晤，消除隔閡，披剖公誠，一面聯電各省，進行統一。弟等雖衰朽殘年，亦當不憚馳驅，赴津相候，本其一得之見，藉爲貢獻之資。愛國愛友，人同此心，迫切陳詞，敬祈明教。兩公如以弟等謬論爲然，並請雙方將前線軍隊，先行約退，其後方續進之兵，務祈中止前進，以安人心而維市面。至於電傳報論，暫請一概不問不聞，專務速大，是所切禱。」云云。此電發出後，一面另電洛陽，說明未與前次通電之意，並勸吳氏暫持堅忍態度，靜待調和結果；一面通電各省，勸共同進行息爭，惟此時兩軍前線，愈迫愈近，電文殊難生效。及六調人擬出京，親見張曹當面和解時，兩軍已開火，專車不能前進矣。

公府方面和平之運動，亦始終未息；六調人連發通電及與奉天保定洛陽分頭個人電商均無進步後，乃於四月二十六日，發戰前最後之命令，令兩軍在接近地點者一律撤退，靜候解決。謂：「近日直隸奉天等處，軍隊遣調，以致近畿一帶，人情

惶惑，閭閻騷動，糧食騰貴，商民呼籲，情急詞哀。迭據曹錕張作霖等電呈，聲明移調軍隊情形，覽之深為怒然。國家養兵，所以衛民，非以擾民也。比歲以政局未能統一之故，庶政多有闕失，民生久傷憔悴，方謀拯救之不遑，何忍斲傷之不已？本大總統德薄能鮮，不能為國為民，共謀福利，而區區嚮向和平之願，則歷久不渝。該巡閱使等相從宜力有年，為國家柱石之寄，應知有所舉動，民具爾瞻，大之為國家元氣所關，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繫；念生靈之塗炭，矢報國之公誠，自有正道可由，豈待兵戎相見，特頒明令，着卽各將近日移調軍隊，凡兩方接近地點，一律撤退，對於國家要政，儘可切實敷陳，以求至中至當之歸；其各協力匡濟，奠定邦基，有厚望焉！云云。然此令甫下，二十八日夜間，兩軍已開始戰鬪，由表面之和平而進於決戰狀態矣。

四 戰前兩方之局勢及各省之牽動

吾人欲知戰前兩方之態度——其始奉方何以若是其強硬，直方何以若是其

靜默，而戰端將開之際，又何以奉方忽然稍爲平靜，直方反轉爲激烈者，則對於戰前各方之局及其各省之關係，不可不先加以明確之觀察。

張作霖當初之計劃，奉粵皖三系聯絡，加以復辟派張勳殘餘之勢力，并力齊起，協以攻吳，則洛陽及其關係各省有全被包圍之勢，更因保定曹氏有避出潮流，對於奉洛之爭，不參加何方，以保持中立之表示，則張之勝算，似可豫操。蓋奉軍入關，保定方面已有不加阻遏之勢，則可以大隊奉軍，長驅直入，駐京漢津浦兩路之北段，以占北方之形勢，更令張勳沿津浦路線南下，與其皖省舊部合兵，一面進占隴海路以爲窺豫之準備，一面更聯浙以制蘇，則直系於東北兩面已有動彈不得之苦。南方政府本約定同時舉行北伐者，倘能令李烈鈞之滇黔贛聯軍侵入江西，直方必不能不以兵助陳光遠守贛南；一面更以粵軍由湘進攻岳州，鄂省直軍亦將全被牽制；如是則長江一帶之直軍，頗有自顧不暇之勢。川省本與南方關係甚密，由南政府設法運動，使助陳樹藩以反攻陝西，則瀘國以內之直軍，當已苦於應付；

倚川軍更由長江以趨武漢，與進攻岳州之北伐粵軍相呼應，則勝負之數更可不言而決。魯省態度本不甚顯明，令吳光新張宗昌之徒，率領偏師，迫田中玉表示助奉，當時豫計亦頗易易。至豫軍之趙氏兄弟，本與奉系暗中聯絡，待各方既已進行，乃集合軍隊，從事驅吳，使洛陽根本之地因此動搖。此張作霖最初之計劃，亦即其表示強硬態度之後盾也。

吳佩孚方面，自上年馮玉祥督陝，蕭耀南督鄂，張福來駐防岳州後，兵力本已分散，更以曹氏兄弟之別樹一幟，可使原駐直境諸軍，不爲己用，倘各方事變齊起，或則應接不暇，疲於奔命，使人得乘虛進攻，以制己之死命；或則須忍痛拋棄從前辛苦經營所得之地盤，以集中其兵力，方可與人一決雌雄；二者均不免於吳氏不利，故其態度不得不趨於和平，使事變不致急發，以留從容布置之餘地，并可利用時機，以圖轉移於與己有利之趨勢。

時局之轉變，不特使當初形勢大爲改易，而兩方態度，亦隨之大變。其轉移之樞

紐，在奉系方面則因（一）段祺瑞態度驟變消極。外傳魯督田中玉過津謁段，段有論其不必助奉之事；浙省亦因之改取靜觀事變之態度，雖與奉天方面文電唱和，而張作霖終不能得其實力之援助。安福諸將除張敬堯、張宗昌、吳光新外，餘亦意態闌珊，蟄居津門而不動。（二）張勳南下之失敗。奉方原定以張勳爲獨當一面之人物，使聯合皖、浙，占領津浦南段及隴海全路者，乃此信傳出，國內固不免共起反抗，外交外面亦將發生問題，於是張勳不敢露面南下。皖督張文生反表示極端之鎮靜，與蘇省商議保境安民，雖欲求其以電文威脅江蘇而不可得，而蘇省乃得增徐州之防軍矣。（三）西南北伐之延期。據以前傳說，孫中山原與奉方約定奉軍入關與西南北伐同時並進者，乃孫氏因與陳炯明之穩健派意見不同，發生問題，孫氏坐困梧州，無計進行，又因湘省關係，進兵困難，不得不改變方針，因決意改道由韶關入贛。軍隊轉移，本須時日，適其時陳炯明辭去各職，離開廣州，孫氏更不得不統率親信軍隊，返粵主持一切軍事行進，不免稍爲遲緩。雖李烈鈞所部，不隨孫回

粵巡由三水運赴韶關，以圖急速入贛，亦以轉運之苦，軍隊之少，不能單獨猛進。洛陽方面對此殊爲漠視，結果祇使陳光遠發電中央告急，並增贛南防軍而已。(四)豫軍之失敗。趙傑通款於奉，本負有乘機發難，動搖吳佩孚洛陽根本，及阻絕湖北岳州兩處直軍北返之路，並遏馮玉祥軍於潼關以內者，乃事機不密，爲吳佩孚所覺察，立刻以優勢直軍壓迫集中豫省中牟，趙傑所部之宏威軍，使不敢有所舉動，一面抽調岳州及湖北各地軍隊，兼程入豫，填防各處要隘，以最短時間，解決內部心腹之大患，奉軍雖駐關內，亦以時間太促，不及援助，大失其呼應之功用矣。此種種形勢，皆張作霖當初所不及料，而使之不得不改變態度，以冀遷延時日，待各方之再行乘機活動者也。

直系方面態度之改變，則更自有其故。蓋保定方面，因曹銳搆來之條件，實太咄咄迫人，倘一允從，不啻降大國爲附庸，更見奉軍之聲勢太盛，不爲之稍留餘地，乃頓然覺悟，寧棄親戚，不背部屬，與洛陽爲一致之舉動。四月十一日之保定會議，一

致主張拒奉，曹錕以表示與洛陽一致之故，不惜面斥曹銳，撤曹錕師長之職，以直系全軍交吳佩孚一人支配。自居調人之王承斌，亦率所部勁旅，擔當西路司令之任。保洛完全一致，勢力頓增，實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一。南方北伐，既一時不克進行，後顧之憂，暫時可免；岳防各軍，亦有北上助戰之機會，乘此一戰，較有把握，此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二。陝西各軍，已着手撤駐潼關以外，原有地盤，忍痛拋棄，非速決一戰，無所償其損失，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三。豫省心腹之患，暫時雖已鎮定，日久難免再生事變，失此時機，恐日後有與他方約同齊發之慮，不如及早與奉方決定勝負，然後可乘勝除趙氏之患，此爲變更態度原因之四。其尤使吳氏不得不急行發動者，則奉軍方面，餉多械足，己方不免相形見絀，倘日久支持，直軍將有不戰而潰之憂，於是吳氏乃大變其向時避戰之態度，轉向奉軍方面作挑戰之行動矣。

五 奉直兩方進兵之情形及其實力

奉直兩軍之實行開戰，雖在四月之終，而其遣將調兵，進行其戰爭之計劃，則始於三月中旬，蓋關內奉軍之集中軍糧城，實爲此次戰事首先調動之軍隊，自此兩方各以填防爲名，進駐其兵隊於近畿一帶矣。茲將奉直戰前兩方進軍情形，分記如下。

一 奉軍方面

- 第一批，關內奉軍，一師三混成旅，三月中旬出動，集中軍糧城一帶。
- 第二批，張作相所部，兩師，四月初出動，駐軍糧城獨流南苑一帶。
- 第三批，暫編第七旅等，數未詳，四月十日出動，進駐津浦線良王莊一帶。
- 第四批，衛隊旅等，數未詳，四月十外出動，開駐津浦沿線一帶。
- 第五批，第一旅等，二旅餘，四月十五日前出動，開赴塘沽天津一帶。
- 第六批，李景林所部等，一旅以上，四月十六日出動，駐津浦線獨流一帶。
- 第七批，兵四營，礮五十四門，四月十七日出動，向馬廠進行。

第八批，輜重營帶同天幕礮彈，四月十七日暫駐盧台。

第九批，馬隊，數未詳，四月二十日前出動，由灤州陸路向通州進行。

二 直軍方面

(甲)原駐直境軍隊

王承斌之二十三師駐保定附近。

曹錕之二十六師，由張國鎔接統，駐馬廠。

第十第十五兩混成旅及第二第三補充團，駐高碑店，四月十八日進駐琉璃河。

(乙)洛陽、湖北及岳州北返軍隊

張福來之駐岳二十四師，四月中旬陸續北上，駐涿州。

第三師駐宜之一部，四月中旬後陸續北上。

蒲圻岳州之十三十四兩混成旅，四月十七日離防北返。

直軍十二三十三四三混成旅，四月十七日開抵琉璃河，涿州，良鄉，清河等處。

(丙)陝西方面之軍隊

馮玉祥第十一師全師。

胡景翼陝西暫編第一師之一部。

吳心田第七師之一部。

劉鎮華鎮嵩軍之一部。

張之江第二十二混成旅全部。

以上各軍由馮玉祥統率，於四月十九日出潼關，進駐鄭州，作為後方援軍。

張錫元一混成旅。

陝西第一混成旅。

陝西第二混成旅。

以上各軍於馮玉祥到鄭州後，陸續出駐潼關，準備隨時應援。

以上兩方進兵之情形，雖因軍事秘密，外間所傳，有未能盡與真事實相同之處。

但據可靠消息，選擇記錄，似尚較爲可信。至兩方實力究竟如何，所傳消息，頗有不同，下表所列，較爲確實。

直奉兩軍實力之調查表

直軍調動者 陸軍第三師，（駐洛陽）第九師，（開赴琉璃河）第十一師，（由陝開赴隴海路東段）第二十師，（駐洛鄭間）第二十三師，（開涿州良鄉一帶）第二十四師，（由鄂調鄭）第二十五師一部，（由漢開入武勝關）第二十六師，（由馬廠退德州保定）第五混成旅，（由鄂赴鄭，向山東進發）第十二混成旅，（調駐保定）第十三混成旅，（開紮涿州）第十四混成旅，第十六混成旅，（均向保定以北開拔）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四個補充團，（均由涿良一帶調回保定）以上計八師五混成旅，四混成團，約十二萬人。

奉軍入關者 陸軍第一師，（駐紮南苑）第十六師，（駐紮西苑，向長辛店填防）第二十七師，（新開入關內，駐紮軍糧城）第二十八師，（新由熱河開入北

京密雲古北口）第四，第五，第六，第八混成旅衛隊旅；（均由奉天新民錦昌圖開入關內）津浦路上有兩師四混成旅，約四萬人之譜；而保衛京師之軍，則南苑西苑通縣廊房之數，在三萬人以上；在關外靜候待發者，尚有第七混成旅，第九混成旅，與由二十九師抽調及第十混成旅；如再不足，則向吉黑熱察抽調。總計在關內者，有八萬人，待發者有兩萬人，似亦在十萬以上。

六 兩軍開戰前之軍事計劃

奉軍以東三省爲根據地，以山海關爲集合場，設司令部於天津，或軍糧城。第一路良王莊，獨流等處奉軍進占馬廠，沿津浦路線向徐州前進，與皖省浙省聯成一氣；第二路向京漢路長辛店直趨保定南下；第三路由徐州轉入隴海路向河南，與趙傑軍隊相呼應。

直軍以陝鄂爲策源地，以洛陽爲根據，鄭州爲集中點。第一路沿京漢路北接保

定迎擊長辛店二路奉軍，以京津一帶爲目的地；第二路沿隴海路向徐州，一方與蘇軍聯絡，抑制皖浙軍隊，使不得與南下奉軍連接，一方沿津浦路北，上與馬廠張國銘東路軍隊銜接，以攻奉軍根本地；第三路由馮玉祥陝軍集中鄭洛，保守根本，隨時接應各路。

奉軍初次計劃，不特陣線太長，指揮應接不能敏活，且南下徐州及天津設司令部等均受困難。於是改變計劃，以軍糧城爲後路集合地，設司令部於落堡，張作霖自任總司令，孫烈臣任副司令，以京奉津浦兩線爲東路，向靜海一帶開展，兵力計三梯隊：第一梯隊長張作相（即二十七師師長）本隊由二十七師全部組織之；第二梯隊長張學良（暫編奉軍第三旅旅長）本隊由第三四兩混成旅合併組織之；第三梯隊長李景林（即奉天第七旅旅長）本隊由奉天第七第八兩旅合併組織之，並以第一梯隊集中廊坊，第二梯隊集中靜海，第三梯隊集中馬廠附近。以京漢線爲西路，向長辛店以下開展，兵力亦三梯隊：第一梯隊長張景惠（熱河都

統，暫編奉天陸軍第一師師長）本隊由一師全部組織之；第二梯隊長鄭芬（十六師師長）本隊由十六師之一部份，與奉天第六混成旅組織之；第三梯隊長鄭殿陞（奉天第二混成旅旅長）本隊由奉天第二混成旅與第九混成旅組織之；第一梯隊集中南苑，第二梯隊集中長辛店，第三梯隊集中京南某地。又於永定河集合軍隊五個補充旅，每旅約計一千人，及九個混成旅。三路兵力，共計一十二萬五千人。

直軍方面因奉軍計劃之變更，亦改以鄭州洛陽爲後方集合地，設司令部於保定，吳佩孚任總司令。以馬廠及津保汽車道一帶爲東路，以二十六師師長張國銘（原係曹錕）爲東路司令，所統率之軍隊爲二十六師葛豪之十二混成旅，彭壽率之十四混成旅，董政國之十三混成旅及吳佩孚第三師之一部分，防守子牙河，大城，任邱等處。以琉璃河一帶爲西路，以王承斌爲司令，所統率之軍隊爲二十三師，張福來之二十四師，孫岳之十五混成旅，張克瑤之第一混成旅，吳佩孚第三師

之一部分，及直隸陸軍各混成旅（約三旅）防守固安（後爲中路）琉璃河等處，又於隴海路以馮玉祥爲司令，統率之軍隊，除馮玉祥閻治堂兩師全部外，並有河南湖北之陸軍兩師一混成旅。（名目未詳）三路人數，約共六師五旅，及五混成旅，合計十萬人之譜。

七 戰前之哀的美敦書

本直兩軍作戰之準備，既已完畢，然各不欲任敗壞之責，乃假借名義，以爲號召國人，締制敵方之計，其實不啻哀的美敦書也。張作霖之電，於四月十九日發出，其大意謂：「民國肇造，已逾十年。東北紛爭，西南俶擾。兵戈水火，民不聊生。大好河山，自爲分裂。黨爭藉口，以法律事實爲標題。軍閥弄權，據土地人民爲私有。擾攘不已，安望治平。誰生厲階，至今爲梗。况自華府會議以後，已爲友邦視線所集。圍堵未息，外侮頻來。匹夫橫行，昔人所恥。作霖不敏，怒焉心擔。戎馬半生，飽經憂患。救平內亂，